

凌风飞燕（下）

姜是老的辣，年轻气盛的人就怕来软的。

他的气消了，扭头便走。

“晁小友，你不把那七位仁兄带走吗？”冷剑在他后面叫道：“葛天龙把这烂摊子丢下来，老朽实在收拾不了，你就饶了他们吧！”

“不能饶。”他转身说道：“他们死不了，痛苦九日之后，经脉自会复原，但气机变异，内功的根基毁定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叫他们去找葛天龙父子，前辈根本不需要铁肩担这份道义，除非北校场袭击是前辈所授意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有件事请教，请前辈据实相告。”

“老朽知无不言。”

“前辈与妙手空空交情如何？”

“同道而已。同仇敌忾，奔走的事由他负责。”

“前辈抵达武昌，可曾与妙手空空见过面吗？在下是指尊夫人咸宁道发生事故之前。”

“愚夫妇到达的当天，还是他至码头接船的，订下的宾阳客店，也是他经手。之后他的事忙……”

“该死的！”晁凌风突然咒骂。

“老弟怎么啦？”冷剑一怔。

“哼！尊夫人遇险，假使妙手空空恰在一旁，他会坐视吗？”

“当然不会。”

“那就怪了。”

“有何可怪？”

晁凌风哼了一声，将那天所发生的事故一一说了，直说到干预九天玄女掳劫白鲤公冶胜宇一段经过。

“西雨获得尊夫人南行的消息，据说是从一个自称马斌的人获得的。”晁凌风最后说道：“妙手空空知道是我戏弄飞天蜈蚣，可知他早已潜伏在凉亭附近了，而他自始至终，不现身与尊夫人相见，未免太违常情。前辈，在下知道在下屡遇风险的原因了，以为内情复杂，原来如此简单。诸位的处境相当险恶，得好好打算了。在下不想与你们这些人勾心斗角，你们好自为之。”

声落人动。三两闪便消失在屋顶。

“老弟请留步……”冷剑急叫。

夜空寂寂。晁凌风早已去远。

厅中气氛沉重，十二个人你看我我看着我，惊怒的表情，挂在每个人的脸上

“我十分相信晁小哥的话。”冷剑的妻子女飞卫咬着银牙说：“飞天蜈蚣在要发射蜈蚣毒镖的刹那间，突然摔倒跌了个手脚朝天是事实。当时我只感到奇怪而没留意是何缘故，现在想起来的确不合情理。柏大空躲在亭后，他

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”

“还有，我们在街上碰上刺客的事，也是在见过柏大空之后才发生的。当时葛天龙在场，他说他老爹没来，现在却来了。”夜游神眼中有了杀气，说道：“景老哥，我们真的要小心了。”

“咱们被人摆了一道。”定一刀徐二庄主气得拍桌子跳起来道：“这口蜜腹剑的混帐东西！”

“咱们离开吧！恐怕真的要被人埋葬在此地呢！”紫霄散仙苦笑道：“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有勇气面对最凶残的敌人，可不愿被朋友在背后捅一刀。”

“咱们这时如果走了，何以向同道交代？”冷剑冷冷一笑道：“有人就希望咱们悄悄溜之大吉。”

“景施主的意思……”

“等待。”冷剑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等死？”紫霄散仙说话毫无忌讳。

“不见得。”

“哪……”

“咱们不走，希望咱们走的人是不会甘心的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就会有人不择手段，用尽千方百计送咱们上西天。以便任所欲为。”

“那是一定的。”

“咱们不是坐以待毙的人，就让他们来吧！对付这些玩弄阴谋诡计的无耻之徒，咱们实在没有和他们堂堂正正周旋的必要。”

“哦！贫道明白了。”

“明白就好，咱们已经知道他们的阴谋，凶险便已减掉三成。我担心的是，郝谷主可能已经知道了一些风声，或许会趁火打劫，咱们内外交煎，情势殆危。”

“我愿意冒这趟风险，与景老哥共进退。”夜游神坚决地表明态度道：“除死无大难，没有什么好怕的。”

“谋而后动，咱们先冷静下来，明日再好好商量。”冷剑毫不激动道：“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；想不到敌人会帮助我们揭发奸谋，而图谋的人却是最好的朋友，真是令人寒心！”

次日，店伙们发觉这几位武林领袖人物，神情似乎比往昔轻松得多，紧张的气氛似已一扫而空。

晁凌风确是厌倦于和这些风云人物勾心斗角，决定不再理会这些无谓的仇怨。

他发觉自己无端地卷入这场纠纷，成了那些人利用的对象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，再不及早抽身，后患无穷。

报复的念头，一念之间，他便不放在心上了。

一早，他出现在文昌门码头，手中提着行囊包裹，剑他已经丢掉了。

他自己知道，像他这种人，手中有没有刀剑都是一样，带了刀剑反而是累赘。

文昌门码头，可以雇得到上行的小型长程船只，乘大船必须到平湖门设法找船行。

两个码头中人领着他，登上一只小客船。

“这位是罗船主，船籍在岳州府。”一位中人替他引见道：“昨天刚将旅客送抵府城，正好赚几文外快。罗船主，这位晁公子要雇船上航。”

“请诸位进舱里奉茶。”罗船主布满风霜的朴实面孔堆满笑意，肃客入舱。

“你们谈。”中人含笑拒绝说道：“我和李兄弟要到郑三爷处听候差遣，听说事情相当急迫。”

两个中人已匆匆走了，晁凌风上了舱面。

“郑三爷，是不是这段码头的管事？”他信口问。

“是的，晁爷。”罗船主信口答道：“不怕官，只怕管；吃这门饭，就得听这些人管。晁爷要到岳州？多少人？何时……”

晁凌风有点后悔，他不该向那两个中人通了姓。

所谓管事，正是青龙帮在码头的混混，只要两个中人与郑三爷一照面，他的行踪就会暴露了。

“我一个人，马上走。”他说：“船资多少？”

“哎呀！晁爷，可不能说走就走呢！得到市泊司去办手续，得缴纳规费……”

“我要马上走，给你一百两银子……”

“老天爷！你给我一千两银子我也不敢，被衙门查出来，不但要吊销船籍，还得罚款打屁股。”罗船主叫起苦道：“我尽量赶办手续，约摸午后就可启碇。急不得的，晁爷。船资嘛！我也不敢多要，四十两银子就够了，六天才到岳州。”

“哼！正正当正的走，十两银子就够了。”他的心中焦躁，显然走不了啦！他怎能逼这些奉公守法的人犯法？

“晁爷，不瞒你说……”

“你到底接不接受？”

“抱歉，小的有家有小……”

他将一两碎银放在舱板上，向跳板走。

“打扰了，我另外找敢接受的船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登上码头。

每个人生活的圈子，有一定的范围和规律、门槛，进了这圈子，你就得遵守这些规律和范围的约束。

如果不懂门槛，很可能处处碰钉子，寸步难行。

晁凌风不懂门槛，没摸到门路，又硬不起心肠冒充江湖好汉，门都没有。

一咬牙，他舍舟就陆，乖乖走咸宁道，从何处来，仍向何处去。

他却不知，有不少船只，正沿江上航，搜寻上航的小型孤舟，查询他的下落。

青龙帮的人以为他另雇船只走了，所以随后追寻。

乘船到岳州是上航，脚程快的人其实走陆路要快些，晁凌风真不该去找船打草惊蛇。

青龙帮已经受到妙手空空那些人控制了，白道黑道相结合，他们的力量也因此增强了三倍。

结合江湖所有力量而成为一，这是古往今来所有野心家追求的目标。

冷剑不想与黑道人士走得太近，可知他是个胸无大志的，自以为超然的武林侠义人士，这是他的致命伤。

妙手空空走的是相反路线，广结天下朋友，黑、白、侠义、邪魔、甚至绿林，都是他的朋友。

青龙帮和太极堂都是黑道，在大江南北颇有实力，能控制一帮一堂，等于是掌握了精华地区的活动势力范围。

妙手空空花了三年时间在这里准备，冷剑这个一板一眼的人怎知其中秘辛？

假使不是夜游神陆光消息灵通，这位只知在荆门山庄安居纳福的宇内五大高手第一人，还不知道天绝谷的人在武昌秘密活动呢！

晁凌风的消息更不灵通，有飞燕杨姑娘在身边时，随时可以供给他最新的消息，目下杨姑娘不在，他只找些自己所需要的消息，不及其他。

因此，他对青龙帮为何突然成了妙手空空的人，大惑不解。

太极堂为何突然销声匿迹，他也是毫无所悉，也懒得打听，这又不关显凌风的事。

事不关己不劳心，他毕竟经验还不够，缺乏江湖人的机警与才干，做什么事只以牵涉到与自己有关的事才着手，不知道多方探索求证。

已牌末，他已经远离府城二十里以上。这里是江夏地境，上次他护送白鲤公冶胜宇返城，走的就是这条路。

远出二十余里，目光无意中落在路右的一座小树林，远在三里外，他看到刀剑的闪光，心中一动，闪入路旁的桑园。

他藏妥了包裹，悄然急走。

远远地，便听到几声叱喝，以及清越的金铁震鸣。

但等他进入树林，便知道来晚了些，打打杀杀的事已经结束了，附近看不见人，仅留下打斗的遗痕，草木摧折的情景一目了然。

没什么好看的了，但晁凌风却心中怀疑，背着双手，信步往里走，沿途察看地面的足迹。

前面出现一座位于林空的茅屋，四周沉寂鬼影俱无，茅屋柴门紧闭，大白天怎么门关得紧紧地。

好静，他突然感到体内升起一股凉气。

茅屋本身似乎有一股阴森的气氛流露，附近的树木也同样阴森。

他感觉出看不见的凶险，凶险就潜隐在四周。

身形一晃，他前掠三丈，好快，有如鬼魅幻形。

“且慢……”娇喝声同时到达。

飒飒剑气徐消，四周阴森寂静的气氛陡然消失。

他已转身回望，身形乍现便已转过身来了。

一个面貌威猛的中年人，站在他先前所站的地方，收回的剑仍发出隐隐的震吟。

显然，这位仁兄悄悄地向他的背部，以奇快的身法扑上，出剑攻击他的背部，一剑落空。

看光景，这一剑偷袭，决不可能因那一声娇喝而收招，招落空之时，娇喝才传到了而已！

假使他慢了一刹那，保证这一剑贯体透胸。

“咦！”

惊讶的叫声乍起，是两个人的惊叫声。

电射而来的人，是穿劲装的公冶纤纤。

那一声且慢的娇喝，毫无疑问是出于这位骄傲的姑娘口中。

他身形转过，中年人与公冶纤纤当然是已看清了他的面貌，所以他们同时发出了惊呼声。

“好霸道的一招穿针引线。”他极感不悦，刚才的一剑确是太阴毒了：“你老爹教你的偷袭手段十分到家。”

中年人怪眼一翻，剑重新举起了。

公冶纤纤身形垫止，伸手阻止中年人欺进。

“怎么你也在这里？”公冶纤纤讶然问道：“晁爷，难道说，你是真的在帮助太极堂吗？”

左面不远处两株大树后，出现了姑娘的奶母孙大娘，剑随肘后徐徐接近，眼神极不友善。

“据在下所知，太极堂有不少人归顺了贵帮。”晁凌风冷冷地说：“太极堂已经名存实亡，就算在下想帮助他们，也找不到人拉线了。”

“这里就是太极堂的秘站，阁下，你不要假撇清了。”中年人沉声说道：“阁下不像个有担当的人，事实俱在，能掩饰得了吗？”

他哼了一声，扭头瞥了寂静的茅屋一眼。

“晁爷。”公冶纤纤不安的神情中，夹杂着不满的神色：“是真的吗？”

“我说不是真的，你相信吗？”他不想多加解释。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当然不会相信，你们三个人的神色已经够明显了，贵帮吞并了太极堂……”

“敝帮并没有吞并太极堂，而是柏大侠的人，查出三江船行下毒杀人案，确是太极堂的人所为，是副堂主金狮的一位手下所做的好事。真相大白之后，太极堂的一些人，不齿该堂的所为，为表白自己不曾参与这天人共愤的阴谋，所以转投敝帮以明清白。”

“哦！真的？”他颇感意外说道：“凶手呢？”

“叫黑煞星金坤，已被擒获交由柏大侠囚禁，招出冉堂主的儿子冉世纶是主谋。上次九天玄女劫持我二哥，确是奉冉世纶的指示行事，用意是掩饰血案的转移注意力的手段。晁爷如果不帮助太极堂，那……那来此有何贵干？冉世纶带了几个死党，躲在茅屋里利用暗器死守待援……”

“他就是援兵。”中年人毫不客气声色俱厉说道：“谁敢保证上次九天玄女劫持二少帮主的阴谋，没有这位姓晁的一份？他故意解救二少帮主，掩饰罪行的阴谋确实是相当的高明了！”

晁凌风大感吃惊，楞住了。

本来，太极堂的确是涉嫌甚重，晁凌风信任金狮的保证，没想到真是太极堂所为。

可是，他所获得的线索，却又在表明与太极堂无关。他浪费了多日工夫，原来一开始就找错了方向。

他不理会中年人的严重诬赖。转身向茅屋走去。

“站住！你想走？”中年人沉叱。

“在下要问问冉世纶。”他脚下没停。

“你想与那个混帐东西会合？哼！”

“在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，多方面求证，单方面的认罪并不可靠……”晁凌风身后剑气压体，中年人又重施故技，闪电似地扑上偷袭，剑化

匹练疾射他的背心。

这次，公冶纤纤竟然不加阻止。

剑尖眼看入体，中年人狂喜地前扑。

他身形疾扭，剑挟风雷几乎贴背而过，一剑落空。

“噗”一声响，他一掌反劈在中年人的右耳门上，顺势一抓，将狂冲而来的中年人拖倒，一脚踏住了背心。

“哎呀……”公冶纤纤惊呼，疾抢而至。

他迅疾地夺过中年人的剑，一脚将已经昏迷的中年人踢开。

“你最好不要用天痴八式向在下递剑。”他剑向前伸说道：“在我还没查出确证之前，任何人阻扰我的调查，必须先想想后果。”

“无礼！”一旁的孙大娘怒叱，一闪而至，剑出风雷骤发，涌出夺目的无数光华。

“铮铮！”

两声暴震，火星飞溅，孙大娘飞退丈外，脸上变了颜色。

他哼了一声，丢掉剑大踏步向茅屋走去，伸手推门，门应手而开。

三进的茅屋，鬼影俱无。

公冶纤纤和奶娘正在救醒中年人，突然发觉晁凌风就站在身旁，吃了一惊，弄清他是怎么接近的。

“这人是柏大空的人吗？”晁凌风指指中年人间。

“他是敝帮九江分舵的舵主，翻江鼈吴胜。”公冶纤纤戒备地说。

“劳驾姑娘转告柏大空，在下要那个叫黑煞星金坤的人。”

“本姑娘管不了柏大侠的事，他目下正准备向天绝谷主魏战，无暇兼顾其他事务。”公冶纤纤态度转硬了。

“好，我会自己去找他的。”他冷冷一笑，大踏步扬长而去，走的却是回头路。

“大娘，不可……”公冶纤纤叫住了要扑上的奶娘说道：“茅屋没有人，不能指证他就是来帮助太极堂的人，不宜与他冲突，师出无名。”

在宾阳客店的贵宾花厅中，青龙帮的总舵令主八极灵官神气极了。

以往他在冷剑这种高手名宿面前，哪配平起干坐？

真得感谢柏大空把他捧上了江湖名流之林，目下他是柏大空的得力臂膀，事实上已取代帮主的地位。

“景大侠，不是柏大侠的意思，而是江湖同道们的意思。”八极灵官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说道：“江湖同道们不想真的三刀六眼玩命，能过得去谁又愿意刀头添血？所以在下代表江湖同道，请景大侠放弃与天绝谷主在武昌了断的打算，让同道与天绝谷主协商和平相处事宜。天地间没有永久的仇恨，能和平相处实是江湖一福。”

“程令主可曾问过柏大侠的意见？”冷剑心中早有准备，因此显得心平气和，毫不激动。

“柏大侠并没露骨地表示赞同，也没表示反对。”八极灵官技巧地说：“但他认为只要大家同意，他并无异议，他也不想走极端，惨重的死伤毕竟非大家所愿。”

“据景某所知，柏大侠是主战员力的人。”冷剑笑笑道：“既然他不想走极端，确实是令人费解。不管是杀戮或和平，并非是单方面所能决定的事，

诸位是不是太过一厢情愿呢？天绝谷主的态度，诸位左右得了吗？”

“只要景大侠肯置身事外，天绝谷主方面，决不会有问题，他会了解我方的诚意。”

“说来说去，你是要求景某出面声明，撤销侠义柬除魔卫道的宗旨……”

“不，这件事有柏大侠处理，只请景大侠向侠义道朋友打个招呼就行。”

“侠义柬具名没有柏大空，他能处理吗？”冷剑仍能保持平静的风度。

“景大侠一打招呼……”

“如果景某认为不妥，必须与天绝谷主当面商谈，诸位大概是不愿意的。”

“同道们希望景大侠不要这样做。”八极灵官的修养就不上道了，真有暴发户的嘴脸。

“景某不但要这样做，而且坚持这样做。”冷剑不介意对方的威胁态度道：“景某不是贪生怕死，有始无终的人，以景某的身份地位声望，也不允许做这种下三滥的勾当。”

阁下可以回去告诉你们的同道，告诉柏大空，景某在与天绝谷主面对面交涉之前，不与任何人谈有辱声誉的条件。你们的一切作为，景某也不加过问，也无权过问；景某说得够明白吗？”

“这……景大侠……”

“少陪。”冷剑含笑离座。

“景大侠何苦……”

冷剑脸色一沉，神光炯炯的虎目，不转瞬地逼视着对方，眼神威严无比。

八极灵官打了一个冷战，要说的话吓回腹中了。

冷剑一抖袖，庄严地出厅而去。

人的名，树的影，八极灵官站在他的面前，在气势上就矮了一大截，庄严的神情，决不是八极灵官这种黑道枭雄所能抗衡得了的。

人都是自私的，众叛亲离，皆可能发生在任何领导人身上。

侠义英雄也不例外，冷剑景青云目下的处境，用众叛亲离来形容虽然不恰当，但事实却是如此，也用不着在用词方面来挑毛病，这四个字并不是暴虐人物的专用名词。

如果他真的一走了之，从此就不用江湖道上露脸了，但可以保全性命。

但他不能因能保全性命而一走了之，人格和声誉比生命重要。

人死留名，豹死留皮；像他这种誉满天下的名人，保全声誉的确比保全性命重要得多了。

连八极灵官这种黑道二流混混，居然也公然前来侮辱他，他为保持风度和尊严不便发作，其实心中愤火中烧，也感慨万千。

当然，他知道这是柏大空玩弄的把戏。

他心中更明白，他不但成为侠义道朋友的眼中钉，更成为江湖朋友嫉恨的中心，真正所谓众矢之的。

上台不易，下台更惨；顶尖风云人物的悲哀在此。

天一黑，三进客院静悄悄，黑沉沉，连照明用的廊灯也取消了，唯一的灯火，是院厅的一盏朦胧的菜油灯。

宇内五大高手皆在座，在朦胧灯光之下，悠闲地品茗闲聊。五人都佩

带了兵刃，游僧已经换了一把新的方便铲，搁在凳旁趁手处。

“你估计会有人来赶咱们走吗？”定一刀徐二庄主向夜游神问。

“不是赶我们走，而是要我们的命。”夜游神笑笑说道：“我们已经成为人家迈向江湖霸主途径的绊脚石，眼中钉，不把我们埋葬掉，岂肯甘心？”

“陆老哥，不会这么严重吧？”

“徐施主，恐怕比这更严重呢？”紫霄散仙说；“目下的所谓宇内五大高手，是二十年前江湖的白道朋友半真半假捧出来的，以后五年，又增加五位，成了所谓武林十大高手。武林并不限于白道人士，会练几手拳的人都可以称武林人。二十年，不是一个短日子。长江后浪催前浪，世上新人换旧人；二十年来，你知道出了多少功臻化境的后起之秀？你我这些老朽，可说是这些人扬名立万的目标。晁凌风击败了天地一笔和游僧昙本道兄，就已经取代第六第五的地位。”

“这还不算是威胁，潜在的威胁是有人暗中招兵买马培植自己的实力，罗致那些功臻化境的新秀与名宿，等候机会埋葬老一辈的成名人物，他们才能出头。”紫霄散仙说：“敝派在最近二十年来，严格调教本门子弟，不许门下子弟在外打起武当的旗号争名夺利，这步棋可能下错了，所以二十年来，我武当门下没调教出一个叱咤风云的人才。”

“还来得及呀！道友。”游僧半真半假地笑说：“贵派是内家拳之祖，贵山门受朝廷供养财力雄厚，集中全力调教三两百出色的门人并非难事，总比那些三个人称派的门派容易得多。”

“就是因为受朝廷供养，敝派才不敢假公济私恐遭物议！贫道在紫霄宫中十年期间，就没有收徒传艺。这里事了结，如果幸而度过劫难，真得回山苦修，找三两个有根基的弟子授艺传艺。”

他们的语音清嘲露耳，可知所说的话，并不是说给自己听的，而是故意提高声调，让屋外的人听得一清二楚，话中带有浓浓的讽刺意味。

院子里，先后已经出现四个黑影了。

最早来的两个黑衫蒙面人，已经来了许久啦！

“你们说的确是见解透彻，不愧称武林拔尖前辈。”一个蒙面人忍不住发话了：“既然你们都知道大势，真应该早早回家安居纳福，不再在江湖抛头露面以保持令名，岂不皆大欢喜吗？但你们却不识时务，委实咎由自取，呜呼哀哉！”

五人一订眼色，会意地点点头，泰然离座出厅，从容不迫进入院子中心。

“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军难免阵前亡；阁下，这叫做身不由己呀！”冷剑神态轻松地，说话也风趣：“景某本来就在荆门山庄纳福，含饴弄孙惬意得很，十几年不曾在江湖行走了。可是，早年的恩怨未清，奈何！郝谷主在武昌活动，下一站就必定是我的荆门山庄，景某不来了断二十年前的恩怨，行吗？”

“呵呵！诸位蒙面掩去本来的面目，就算能杀掉名列第一的景老哥，对诸位成名似乎成效并不大呀！谁知道你们是哪一位神佛？”夜游神也笑着道：“这表示你们的信心和服气都不够，很可惜。”

“到时候就会有人知道咱们是谁了，对不对？”黑衫蒙面人不受激，无意拉掉他们的蒙面巾。

“也许吧！”冷剑不再多说：“诸位还有同伴，何不请他们都出来？”

“该他们现身时，他们会出来的。”

“也好，那就请你们明示来意吧！”

“就是你们刚才所说的原因，够了吗？”

“真的呀？好，就算理由够了。怎么说，画下道来吧！景某洗耳恭听。”

“在下要见识你的天下第一剑，看是否浪得虚名。”这人一面说，一面迈出了三大步说道：“在下也练了几年剑，不甘菲薄，毙了你，在下就可以取代你的地位了。”

院角暗影中踱出一身劲装的景春莺姑娘，剑插在腰带上，脚下从容，颇有名家的风度气概。

“阁下还不配与家父论剑。”她一面沉静地说：“并不是每个阿猫阿狗，都可以任意指名向有身份地位的前辈挑战。本姑娘也练了几年剑，自信还可以打发你这种三流剑手。如果你害怕，让你的同伴先上吧！”

“泼妇好大的口气。”蒙面人怒火上冲说；“打了小的，还怕老的不出来丢人现眼？你上吧：在下要你永远后悔今晚说这些大话。”

一声剑吟，青芒闪烁的长剑出鞘。

剑向前一指，立即传出慑人心魄的剑气咻咻异鸣。

姑娘一点也不激动，缓缓拔剑出鞘，轻轻一拂，星光下，幻出细碎的闪烁光华，一拉马步立下门户。

在气势上，她显得太弱了，剑上似乎没注入内力，一点也看不出惊人的气势。

22

蒙面人哼了一声，一不作势二不运劲，突然闪电似的身剑合一攻到，一眨眼就锋尖破空近身。

速度骇人听闻，猝然抢攻气势如迅雷疾风！

如果换了旁人，必定手忙脚乱心惊胆跳。姑娘家学渊源，而且出身归州白衣庵三圣尼门下。

家学以冷静享誉武林，师门以定静傲世，任何狂急的声势，也撼动不了她。

她掏出了所学的精髓，面对狂猛袭来的可怕剑涛，身形略闪，飘逸地信手挥剑，神乎其神地楔入对方袭来的剑涛空隙中。

恍若电光一闪，随即连人带剑斜逸出八尺之外，俏巧的身影乍隐乍现，身形倏现时，剑向上植立，神定气闲点尘不惊。

“呃……”传出半窒息的叫声。

狂猛的剑涛骤然消失，剑吟也碎然消散。

人影重现，蒙面人急冲的身影一顿，然后重新向前冲出三四步，想稳下马步，却力不从心，晃了两晃向前仆倒。

咽喉中剑，锋尖贯入颈右，食道与喉管开了孔，鲜血像喷泉般喷出，难怪只传出半窒息的叫声。

一招送命，姑娘仅反击了一剑。

这一剑真冷酷无情，一击便中要害。

“这人真可怜！”夜游神感慨地大声说：“竟然狂妄得离谱，要向天下第一剑挑战，要取代天下第一剑的地位，却是连景姑娘轻描淡写的一剑也没接下，枉送了性命，哀哉！”

另三个蒙面人似乎惊呆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身剑合一雷霆万钧的狂攻，对方除了闪躲以避锋锐之外，别无他途。决不敢冒险封架，更不敢反击，怎么同伴竟然死了？

黑夜中虽有星光，但双方出招太快，旁观的人决难看出剑势，所以当然不可能知道死因。

“大哥……”

终于，另一位黑衫蒙面人发出了可怕的凄厉呼叫声，向躺在地上血泊中抽搐的蒙面人冲去。

在经过景姑娘立身处的刹那间，左手无声无息地发出一枚暗器。

相距仅一丈左右，根本不可能看得见暗器的形影。

姑娘命不该绝，恰在这刹那间迈步向乃父所立处靠，迈出半步，暗器到了，她感到右肋有物以高速擦过去。

暗器从右臂与肋的空隙中飞列她的身后去了。

“鼠辈该死！”她怒叱，向那位蒙面人冲去。

蒙面人抖手又发射了一枚三棱透风镖，扭身拔剑、出剑，飞星逐月攻向姑娘的上盘。

姑娘不再上当，这次她看到暗器了，扭纤腰让镖贴右肋飞过。

剑也在身形扭动的瞬间，改接招为反击，不封对方的飞星逐月，剑光疾沉、斜掠，似电火，似流光，斜逸出丈外。

“哎……”

她惊叫了一声，立脚不牢，感到一阵头昏目眩，气血一窒，双脚突然一软，向前面一栽。

蒙面人也狂叫一声，向前冲，左臂齐肘而断，左肋也开了缝，内脏外流，重重地冲倒在两丈外。

两败俱伤，都倒了。

“哎呀……”

暗影中抢出女飞卫，尖叫着向倒地的爱女奔去。

“我中了毒……毒镖……”姑娘全力大叫。

叫声惊动了躲在馆角下的人，人影飘降。

两个蒙面人，发出震耳的怪啸。

四面八方人影纷现，屋顶、外院墙、院角……足有二三十个蒙面人，疯狂似的向院子集中涌来。

厅内和屋角，冷剑的四位朋友也奋勇冲出支援。

蒙面人多了三倍以上，广阔的院子正好施展。

此时，一场可怕的混战疯狂地展开！

女飞卫刚到达爱女身侧，一刀一剑已经夹攻而至，两个蒙面人的刀剑极见功力，立即缠住了她。

她心急如焚，展开所学拼命，一连七八剑，把两个蒙面人逼得连连后退，但她想将人摆平也力不从心。

很不妙，两个蒙面人奔向她的爱女。

不，有三个，另一个不是蒙面人。

女飞卫想抽身向爱女的那一面退，但已抽不开身了，只感到心中一凉，急得她要吐血。

两个蒙面人似乎早就注意景春莺，所以丝毫不爽地冲向倒地的姑娘，不撒兵刃，显然意在生擒活捉。

对面从檐下飘落的人，没戴蒙面巾。

两个蒙面人似在争功，四只手不约而同向下伸，都想先一刹那将人抓起。

“去你娘的！”

没蒙面人破口大骂，双脚疾飞，这一记蝴蝶双飞真够狠，双足先后刹那之差，分别踢中两个蒙面人的下颚。

“砰嘭……”两个蒙面人飞翻、摔落。

“何处中毒镖？”那人一把扶起景姑娘的上身急问。

“右……肋……”姑娘虚脱地叫，声音微弱，眼前朦朦胧胧，已逐渐陷入昏沉的境界。

如果是见血封喉的毒镖，这时她早就死了。

“身全放松……”那人叫，运指如飞，将她的空太阴、少阴、厥阴；足太阴、少阴、厥阴、阳明、少阳；心包、络经的两穴，迅速制止血液加速的流势。

口中塞入一颗护心的丹丸，她总算还能吞咽。

“你把人杀死了，但愿我能替你搜出解药。”那人一面说。一面将她抱起往墙根走去。

一名蒙面人侧冲而至，接近便分清敌我，一声怪叫，刀光猝下。

抱着她的人身影疾转，一闪便反而到了蒙面人的身左，闪势未止，腿已扫中了蒙面人的背腰。

传来了脊背的折断声，清晰入耳。

她知觉仍在，知道那人将她塞在院墙下的黑暗角落，拍了她两下表示要她不可妄动，便转身走了。

院子里剑气飞腾，刀光旋舞。

冷剑夫妇的一双剑有如电掣雷轰，配合着夜游神几位同伴交叉搏击，所经处波开浪裂。

这位宇内五大高手的第一人，不再逞英雄与对方公平拼博，旋走如飞，避实击虚，威力似乎平空增加三倍。

不攻则已，剑一出必定有人非死即伤。

看了看院中的情势，三十余名蒙面人已经死掉一半了，人多的优势正迅速地消失。

一名蒙面人接了游僧一记横扫千军，手中剑被方便铲震得向外荡，连人带剑斜震出了丈外。

那蒙面人凶猛地向救了景姑娘的人冲了过来，不假思索地挥剑便拂。

剑过人影无踪，一无阻滞，惊骇中收剑已来不及了，身形也一冲而过。背心，却被一只大手贴上了。

“去你的！”

喝声入耳，背部如受雷殛，直挺挺加快前冲，冲过女飞卫的身侧。

女飞卫反手就是一剑，贯入蒙面人的右肋，这才发现自己所刺的人，

完全没有闪避的能力。

她已听出了喝声熟悉而又陌生，也发现发出喝声的人赤手空拳，身影也有点熟悉。

她拔剑退走，退至乃夫冷剑身侧，出其不意剑奔刚闪避

冷剑一剑急袭的蒙面人，一击便中。

她便把先前所发生的事忘了，又重新投入血腥刺鼻的斗场。

二十余名蒙面人，都是内外兼修武功十分高明，而且狂野骠悍的脚色，其中又有暗器霸道的高手。

本来抱有必胜之念而来，料定这些侠义道拔尖的名宿，必定泥古不化堂堂正正拼搏，岂知料错了，一步错全盘皆输。

十二位顶尖名宿舍弃了堂堂正正的拼搏方法，采用了联手合击，正反交叉的诡奇搏斗术。

几乎一个人发挥了三个人的力量，而且出手凶狠辛辣，混战中威力发挥至极致，把这群蜂拥而来的蒙面杀手，杀得七军八落。

而且，有一个更可怕的人恰好加入。

杀人一万，自损三千，这十二位拔尖的高手名宿，也损失不轻。

当死得剩下了三个蒙面人见机逃掉之后，冷剑几个人站在尸堆中，他们全都有力尽的感觉。

二十九具尸体，有三分之一仍在血泊中作垂死的挣扎。

站立的只有七个人，其中游僧和电剑受伤不轻，但总算还能支撑。

紫霄散仙和一位朋友，重伤躺在地上无法动弹。

另外两位朋友，再也起不来了，背部被暗器击中要害，死了。

所有的人皆浑身浴血，快到了油尽灯枯境地。

两名侍女奔出，掌起灯协助众人救死扶伤。

“女儿……”女飞卫这才发觉女儿不在场。

“夫人，小姐在……在这里……”在墙脚找到景春莺的侍女兴奋地叫道：

“小姐受了伤……”

女飞卫惊喜万分奔到，心中略宽。

景春莺的疲倦双目，似乎被灯光所吸引，不住眨动，神智逐渐恢复。

“女儿，怎样了？”女飞卫扶起女儿的上身，同时检查女儿的伤势。

“毒镖……”景春莺吃力地说：“擦……擦伤……”

“我曾经听到你的叫声，随即失去你的形影……”

“女儿被人所救……”

“谁？”

“晁凌风。”

“什么？晁凌风？那人是晁凌风？哦！是他！”女飞卫恍然道：“难怪口音厮熟，他……”

“他拿来解药，女儿是……是再世为人……”

“噢！他呢？”

晁凌风躲在对面的屋顶上，正悄悄退走。

五个人在小洪山镇东面的山脚，仔细搜查一栋农舍。

三进大农舍空闻无人，附近鬼影俱无。

五个人，代表了四种身份。

葛天龙，侠义道英雄西极神熊的儿子。

分水犀廖勇，青龙帮武昌分舵大爷，黑道的好汉。

九天玄女于天香，太极堂义坛的坛主，但因绑架白鲤公冶胜宙事件失败，被黜另调总坛赋闲。

现在，她又成了风云人物，成了妙手空空的得力臂膀，算是黑道的女英雄，仍然代表着太极堂的人，虽则太极堂已经瓦解了。

一指高升麻天华，邪道的高手，目下投效妙手空空。代表了邪道人物与白道人士携手合作。

九幽吊客洪旭，无所不为的江湖浪人。

“这里真是贵堂的秘密连络秘坛的。”葛天龙向九天玄女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弄错了？似乎，这里已经许久没有人居住了呢？”

“我是从金狮宋斌宋副堂主，无意中透露的口风知道此处秘坛的。”九天玄女肯定地说：“平时本来就很少有人走动，连五坛的人都不知道这里是秘坛，只有总坛的主要执事人员，才了解秘坛的情形。”

“人撤走了，错不了。”一指高升向厅外走：“看来，旱天雷已经真的吓破了胆，连秘坛都放弃啦！于姑娘，你大可放心重建太极堂香坛，只要你登高一呼，星散了的弟子都会回来支持你的，犯不着花工夫去找他们。”

“查不出旱天雷的下落，我总有点不放心。”九天玄女有些不安说道：“他如果站出来，我的处境危如垒卵，怎能奢言重建太极堂？”

“你放心，于姑娘。”葛天龙傲然地说：“有柏大侠支持，旱天雷敢站出来找死？旱天雷躲不了多久的！咱们将出动所有的人手搜出旱天雷的下落来。走吧！我们到别一处的秘坛去找找看吧！”

五个人出厅，踏入前院的晒谷场。

前面的院门本来是虚掩着的，突然被人推开了。

首先进来的是两位侍女，接着出现穿一身黛绿劲装的景春莺姑娘。

“咦！”

为首的葛天龙吃了一惊说：“景姑娘，你来这里有何贵干？”

“来找一些人。”景春莺明艳的面庞隐现杀气说道：“前天晚上，夜袭宾阳客店的一群蒙面人，有三个受伤的人被救活了，招出主使人的底细，所以我要找这些人！”

“可能吗？”葛天龙笑笑说道：“那些人既然蒙面掩去本来的面目，不会招供的，招也是假供，姑娘能信？”

“我信。”

“这……谁？”

“一个叫马斌的人。”

“马斌？是何来路？”

“要问他才知道。”景春莺向一指高升一指说：“这个老邪居然和你们侠义道的人走在一起……”

“景姑娘，人是会有所改变的。”葛天龙抢着说：“麻前辈已经改邪归正，你应该欢迎才对。呵呵！别忘了你也是侠义门人……”

“你说得不错，人是会有改变的。”景春莺也抢着发话：“我对做侠义门人烦透了，所以也有所改变，前晚挨了一记毒镖幸而不死，所以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。”

“改变什么？”

“改变为邪魔外道，这样就不会活得那么辛苦。飞燕杨娟是江湖女英雄，非常了不起、我要学她。今后，江湖道上将出现一个魔莺景春莺。我正在设法找杨大姐，飞燕魔莺连袂飞翔，把江湖搞个天翻地覆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葛天龙，你最好离开我远一点。”景春莺风目中杀气怒涌说；“麻老邪，我要擒你问口供。”

“混蛋！小女人，你是什么东西？”一指高升凶性大发，跳起来咒骂道：“不要认为你是冷剑的女儿，就敢狂妄地在老夫面前充人样。”

“你过来！”景春莺神气地向他招手。

一指高升气得肺快要爆炸了，顿忘了利害，忘了这些青年俊彦身怀绝技，也忘了自己的精力状况不如年轻人。

他忘了上次在东湖几乎栽在公冶纤纤手下的往事，一声怒不可遏的愤极怒吼，狂冲而上劈面连点三指。

威震江湖的穿云指，丈内可洞胸穿腹的惊世绝学，指劲破风声，令人闻之心胆惧寒。

盛怒激愤中，他忘了自己只有三指的耐劲。

更糟的是，他不知道景春莺的内功拳剑，比公冶纤纤高明多多，公冶姑娘的愚人指，也比天心指差得很远。

而且，景春莺已下定决心，不再做正大光明的所谓侠义门人。

景春莺根本不在乎他形如疯狂的气势，站在原地不闪不避，左掌左拂右捺，用上了三圣尼的绝学落英缤纷掌，极为锐利猛烈的指力，在无涛的掌劲下消散无踪。

人影近身，三指劳而无功。

他大吃一惊，火速拔剑。

来不及，双方已面面对。

“还你三指。”景春莺冷比。

“嗤！嗤！”两声击破护身气功的异响传出，然后传出长剑坠地声。

一指高升仅挨了两指，两指就够了。

景春莺第三指不再点出，冷冷一笑收手。

急冲的一指高升身形一顿，如中雷殛，脚下大乱，总算吃力地站稳了。

右肘穿了一个指大的血洞，可能肘骨也碎了。

左膝也鲜血染裤，也穿了一个血洞。

“哎……”

他终于支持不住，屈膝挫倒。

“拖走。”姑娘向侍女挥手叫。

上来一名侍女，毫不客气地图了一指高升两脚，再抓住发结向后拖，像拖死狗。

大名鼎鼎的邪道高手，以成名绝学全力施展，一照面就倒了。

“我要将人带走，你不反对吧？”景姑娘向脸色不正常的葛天龙含笑问，美丽的面庞杀气消失了。

葛天龙怎能不反对？同伴分水犀与丸幽吊客怎么说？日后还用在江湖上拍胸膛叫字号吗？

景姑娘这一招狠棋，显然是有意将他的军。

“你不能这样做，景姑娘。”葛天龙不能不出头说道：“麻前辈并没有冲

犯你，你捉他的理由不值一驳，我相信令尊也不会允许你这样做……”

“我的所做所为，与家父无关，我所做任何事，我自己负责。”景姑娘打断了他的话；“我只重视我自己的理由，而且我认为我的理由是合乎道义的，不需要你驳辩，何况你也不配。”

话的份量愈来愈重，一步步逼对方往绝路上走。

“救……救……”一指高升声嘶力竭狂叫。

“放了他！”葛天龙沉喝，怒火急升。

“你凭什么？”景姑娘依然微笑。

“凭你是侠义门人……”

“你太健忘，我已经明白地表示不做侠义门人。”

“冲家父与令尊的交情……”

“令尊已经与家父断情绝义，你居然有脸提出来，真是人不要脸，万事可为。”

葛天龙忍无可忍，立即戴上爪套。

“景姑娘，不要欺人太甚。”他随即拔剑。

“我正在打算欺人太甚，来对付你们这种卑鄙小人。”

“你会玷辱令尊的……”

“你的行为，也不见得替令尊增光彩。令尊的行为，更使侠义英雄蒙羞。你收剑走吧！目前我还没有惩治你的打算，所以你还来得及全身而退。”

一步步紧逼，逼对方走上绝路。

“你们去救麻前辈。”葛天龙愤然向三同伴下令说：“我要重惩这个不知死活的小泼妇。”

景春莺随父母外出，平时没有露面与人打交道的机会，即使碰上了事故，也有她的父母出面解决。

以冷剑的名头威望来说，敢在他们面前撒野出事的人少之又少，所以江湖朋友根本就不知道这位景姑娘，到底有多少斤两。

看她的年岁只有十六七，穿上劲装，身上的曲线也并不明显，完全是一个发育还没成熟的小丫头。

即使家传武学了不起，也好不到哪里，谁也没将她列为或看成劲敌。

唯一与她正式交过手的人是晁凌风，也只有晁凌风知道她的底细，知道她身怀三圣尼的佛门绝学，知道她的武功了不起。

飞天蜈蚣也与她交过手，但她并没获得发挥的机会，经验还不够，挨了一记蜈蚣毒镖吃尽苦头。

那天晚上蒙面人大举袭击宾阳客店，她也没有获得发挥的机会，同样挨了一枚三棱毒镖。

所以迄今为止，她一直就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，乃父宇内五大高手第一位的声威，压得她无法出人头地。

今天，她横定了心，要自己闯出自己的天下来。

一指高升是她第一个在众目睽睽下击倒的高于，她向成名的途径踏出了第一大步。

葛天龙，是她第二大步的进阶，她必须全力以赴。

葛天龙真不该找上她的，葛天龙的老爹西极神熊，与她的父亲有些交情，虽则这份交情已经变质了。

西极神熊也不该背弃她父亲，改投入柏大空这边的。

蒙面人的袭击宾阳客店，毫无疑问地与柏大空有关，为了侠义道的领导权翻脸成仇，给予她的刺激几乎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。

假使那晚没有晁凌风及时救了她，她的身躯应该已经装进棺材了。

她如果想保持侠义道门人子弟的身份，就不能向葛天龙挑战叫阵，双方长辈，就不允许她这样做。

葛天龙年纪比她大，更不应该用这种有失身份的态度对待她。

她的剑缓缓出鞘，风目中的杀机比先前强烈十倍。

葛天龙愚蠢得还没看出危机，自以为艺高人胆大，以为景春莺的剑术即使火候不差，也仅是“不差”而已。

一个十几岁默默无闻的小丫头，能有多少份量？自己左手的铁爪套，是专门克制刀剑的武器，吃定她了。

一声冷哼，葛天龙豪勇地攻击了，长剑无畏地从中宫探入，要诱景春莺出手来封架这攻击。以便贴身抓剑，他妄想一出手便取得胜利。

但是，景春莺也有同样的取胜念头，她果然起剑接招，剑虹疾吐，迎着点来的剑影封搭。

双剑即将接触的刹那间，也就是葛天龙大喜过望的刹那间，她吐出的剑虹随然疾沉、斜挑、逸走。

好快，有如电光一闪，剑势令人莫测来踪去迹，所走的剑路完全出乎对方意料之外，闪动的身法也大逾常规。

就这么一眨眼间，她已重现在葛天龙的右侧方。

“呃……”

葛天龙闷声惊叫，刹不住马步，向前冲出八尺，狼狈地急速转身布下了防卫的剑势，想反扑却又力不从心，脚下不稳岂能攻击。

右肋血流如注，衣衫猩红的血迹迅速地加宽加长。

“你其实接不下我一招。”景春莺讽刺的语气锋利伤人。轻拂着剑甚有傲视苍穹的气概说道：“你葛家的武功有限得很，虽则在兵刃上标新立异变来变去，变不出什么惊世的伎俩来。而且是每下愈况，我看连第八的排名也快保持不住了，你又何必在我面前大言不惭的？”

“你……你你……”葛天龙惊恐地发现自己受伤甚重，右半身正在发紧发麻，痛楚剧增。

他即使不检查伤势，也知道肋肋被割裂、刺破，至少有三根肋骨被划伤，对方剑下如果不留情，该已剖开他的肋肋，有死无生。

景春莺一步步逼近，凤目仍然充满浓浓的杀机。

“伤你的剑招很诡异，是吗？”景姑娘的剑尖徐升说道：“我绰号叫魔莺，剑称魔剑，看你还能接得下本姑娘多少招，准备了！”

“在……在下认……认栽……”葛天龙站不住了，身形一晃，摇摇欲倒。

“丢下剑和爪套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剑虹电射，锋利的剑尖点在葛天龙的咽喉下。

“你不丢剑弃爪，我一定毫不迟疑杀死你。”景春莺冷酷地说，剑上力道徐增。

“你不能……”

“你忘了我是邪魔外道？”

“景姑娘，何……何必……”